

(接上期)

文/梓林逸士

## 马尔代夫游记

### 沐风枕浪听涛声

从巴洛斯岛沙屋搬往水屋，踩着椰林下弯曲的沙路，不过十分钟，我们就踏入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
脚下是伸向海中的狭窄合适的木栈桥，行约几十步，便向左右分开，形成一个丁字路，往两端再走约十几步，几十间大小不一的水屋就呈半圆形漂在海上。

栈桥下的海水，一浪浪地翻滚，是那种叫人词穷的蓝绿色，清澈得如同流动的琉璃。才走了几步，目光便被海水勾了去。这哪里是海水，分明是一座熙攘的城郭——水中的鱼不时滑过，像用彩笔胡乱点染过一样，有的一身明黄，带着几道黑纹；有的通体蔚蓝，鳍翅如纱，悠悠地游弋，像谁家走失的裙裾……

我正在仔细观看，夫人低低一声惊呼。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，不远处一道修长的灰白色的影子正不慌不忙地滑过来。它有一米多长，流线型的身躯，是教科书里鲨鱼的模样。它游得那般从容，仿佛是这片海域与生俱来的主人，倒使我们这些在桥上驻足观望的人成了唐突的闯入者。

我们入住302水屋，感觉便立刻被一种奇异的归属感取代了。女儿把机场送的三枝玫瑰花插入花瓶，现在已经开得不太鲜艳了，感到十分温馨。

水屋稳稳地架在海上，底下是碗口粗的水泥桩，深深扎进海底，任凭海水缠绕拍打。屋下海水波浪翻滚，感觉屋也在摇动，住在里面，像是漂浮在海上一样。我想这恐怕就是水屋的来由了。

躺在水屋的床上，海浪的形状就变成了声音。这声音不再是模糊的喧嚣，而是切切实实地响在枕边，响在脚下。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分了好几个声部。一层是沉沉的持续不断的“嗡嗡”声，那是整个海洋的呼吸；另一层是“哗——哗——”，温柔而有耐心，一遍遍抚摸着支撑屋子的桩柱。近处有快艇驶过，那声音急促起来，成了“啲啲、啲啲”的脆响，像许多玉片齐齐碎裂在水面上。

最令我钟爱的是水屋落地玻璃门外延伸出去的那个宽敞的阳台甲板。傍着甲板，一架古朴的木梯探入海水中，仿佛是大海一种郑重的邀请。

我躺在阳台甲板的躺椅上休息。躺椅垫子被太阳晒得微微发烫，熨帖着脊背十分舒服。海风温润，带着阳光和淡淡腥气，它不像陆地上的风那样有着明确的方向，只是柔柔地无所不在地包裹着你。

闭上眼，海风吹，海浪响，海鸥鸣。睁开眼看前面的大海，再将视线延伸至稍远处的潟湖，便望见更远处像海市蜃楼般移动的货轮。

我是北方内陆人，很少看见大海。当真正置身大海，才知道海大到什么程度。目光所及之处，都是海的汹涌澎湃，让人觉得所有尘世的烦恼，投进去连个涟漪也泛不起……海平面远远地清晰地横在那里，海天一色，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存在。

天光云影在海上徘徊，海水的颜色便一刻不停地变幻着。最极致的是在朝夕之际——

清晨，为了看朝霞，我早早起床。东边的天宇，起初只是蟹壳里透出一抹羞怯的粉，很快地，那粉便化开了，洒成了橘红，又燃成了金灿灿的一片。仿佛有谁在天幕后面烧起了一场无声的大火，那火光映在翻腾的潟湖上，流光溢彩，成了一锅滚沸的金色汁液。

夕阳景象则又不同。太阳失了午时的锋芒，成了一枚温润的红彤彤的玉璧，缓缓地恋恋不舍地向海平线沉去。将天上的云彩染成了

紫巍巍的锦缎，又洒在海上，灿烂辉煌。色彩与光影，一种盛大庄严的仪式每天上演，日日不同。

夜色浓稠，我把水屋的灯调暗，怕太亮的光，惊扰了窗外的海和海里的生灵。推开玻璃门，扶着阳台木栏杆，见水底竟有点星光。起初以为是天上的星星坠落了，细看才知是些发着幽微光亮的浮游生物，随着潮水轻轻地漂动，就像“海上星河”。

再抬头看天，银河正斜斜地流过屋顶，天上银河，海中星河，一时之间，竟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居于水上，还是悬于空中了。

年轻时读《庄子》，对“泛若不系之舟，虚而遨游者”一句，总觉得不太现实。今天在巴洛斯岛水屋，枕海浪，沐海风，观帆船，赏翔鱼，感受日月升沉，才恍惚间触摸到了一点“不系”与“遨游”的意味。

巴洛斯水屋，不就是一叶不系之舟么？它不曾载着我远行，却让我的心漂向了广阔的海洋。大海的恩惠，原是这般慷慨，又这般沉默。

### 在巴洛斯岛上

计划来马尔代夫之前，女儿就选定了巴洛斯岛。这个袖珍小岛不是国内游客心中的网红岛，中国游客并不多。

巴洛斯岛是马尔代夫160多个旅游岛之一，是隐藏在茂盛椰林中的世外桃源。白色的沙滩伴随着清澈湛蓝的海水，形成鲜明的蓝、绿、白对应色彩。环岛海水中的珊瑚鱼，颜色鲜艳、大小不同，千姿百态。

前几天从成都阴冷的秋日里挣脱出来，来到赤道附近的海洋岛国——马尔代夫的巴洛斯岛，四季温暖，不冷不热，让人感到十分舒服。

我和夫人是旱鸭子，不会游泳。到了海的中央，也只能做个岸边的旁观者。我们赤脚徜徉在沙与水的边缘，任由印度洋的浪一阵一阵地款款涌来，漫过脚踝，又恋恋地退去。

海水冰凉，带着沙的滑腻，仿佛是一种极温柔的按摩。夫人笑着说，海水像个多情的孩子，一次次扑来，只为亲吻我们的脚面。我们走得很慢，浪沫在脚下碎成千万点白色的星星，旋即又隐去了。

海水的颜色是有层次的，近处是透明的浅绿，像上好的翡翠，望出去便成了蔚蓝，再到天际，已是沉静的黛青了。无边的海水，并不叫人惧怕，有一种博大的可以包容一切的安全感。

椰子树，这个热带植物的纯种，生得树干笔直，无旁逸斜出的枝丫，像专为擎住天空而生，高高地孤傲地耸着，直到顶端，才蓬开一簇巨大的羽状复叶，像一团绿色的焰火，凝固在湛蓝的天幕里。风来时，便“沙沙”地响，声音疏落而清旷，极具了催眠乐曲的韵律。

我躺在椰树下的竹编吊床上，随着微风轻轻地摇晃，人便仿佛成了摇篮里的婴孩。目光从椰叶的缝隙里望上去，天被剪成了无数细碎的蓝瓷片。阳光也趁机钻了下来，却不是成片地洒，而是化作千万个跃动的光斑，金箔一样在我身上、周围的沙地上，明明灭灭地跳着舞。

我刷着手机上这几日随手记下的絮语，那些枕着海浪声醒来的清晨，看帆船像白色的剪影滑过海平面的午后，以及晚霞将一切都染成琥珀色的黄昏……又在字句间

活了起来。

吊床旁边的沙滩上，几个硕健外国男女，刚从海里爬出来，浑身水淋淋的，就地躺在沙滩上，任阳光爱抚他们古铜色的肌肤。那是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恣意的生活体验。

女儿这几天，用“如鱼得水”形容一点都不过分。她一头扎进蔚蓝大海里，游泳、浮潜。她戴着脸罩，将呼吸管斜斜地含在嘴里，整个人伏在水面上，像一叶安稳的舟。两只脚蹼不紧不慢地拍打着，溅起一朵朵浪花。

她说，水下的世界，像一个缄默斑斓的梦。阳光透过水面，变成一条条摇曳的光柱，直探到幽蓝的深处。各式各样的珊瑚，像丛生的异树，枝桠嶙峋；又像怒放的花朵，圆润饱满。

就在这林木与花丛之间，各种形状的游鱼，穿着眩目的彩衣，悠闲地穿行。有的通体明黄，脊柱上有一抹幽蓝。有的身披银甲，鳞片闪着珠光。还有的纹路奇诡，像京戏里勾了脸的花脸，聚集而行。

女儿举着相机，与它们相向而游。那些生灵机警得很，快门响动的刹那，早已一摆尾，倏忽间散得无影无踪，只留下一片晃动的、寂寞的蓝。

这个季节的巴洛斯岛，我发现太阳早晨从东方升起，待黄昏却从偏南的方向沉入大海。这是因为太阳直射点移向赤道南，成为低纬度地区的季节性现象。而在北半球我的家乡，太阳每天东升西落，亘古不变。

今天的黄昏来得格外温柔。夕阳将椰树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椰树羽状的长叶在晚风里轻摇，像为广场撑开天然的华盖。棕榈广场鸡尾酒会已经开始。我与夫人及女儿，品着法国红葡萄酒，等待圣诞蛋糕搅拌仪式开始。

棕榈广场雅座中央摆放着一个木圆盘，里面盛着面粉、糖、黄油和各色干果，色泽丰腴，空气中飘浮着淡淡的甜香：一位肤色黝黑的青年率先用木勺在盘子里划了个圈，便开始匀速搅拌。他的动作沉稳而富有节奏，像是遵循着某个古训。

围在圆盘前戴着圣诞帽的客人们纷纷伸手，顺着同一个方向搅动。笑声与交谈声混成一片，不同肤色的手在浓郁的面糊里画出圆圆的轨迹。我和夫人也凑上前，没有亲手搅拌，只在一旁观看，觉得香料气息芬芳，随着海风沁入心脾。

巴洛斯岛，此生我肯定只来这一次，今天晚上就要离开了。我自然带不走这里椰林的风、沙滩的白、海水的蓝。可是，这里的闲适安逸静好，已经深深地藏在我的心里，会成为我应对大都市喧嚣的一针镇静剂。(完)